

醉醒石

(清) 东鲁古狂生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醉醒石

(清) 东鲁古狂生 编
秋 谷 标校



200192594

上海古籍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9 号

《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丛书

醉 醒 石

〔清〕东鲁古狂生 编

秋 谷 标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插页 3 印张 4.75 字数 146,000

1992 年 11 月第 1 版 199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7-5325-1279-7

I·623 平装定价: 1.90 元

出版说明

继《新选历史演义》、《十大古典白话长篇小说》两套丛书之后，我们又推出了《十大古典白话短篇小说》，为古代小说普及本的丛书化、系列化，增加了又一束奇葩。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虽与长篇小说一样，也是以唐、宋、元以来说话人的话本为渊源的，但其发生、发展却有着与前者同中有异的历程，从而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貌。本丛书所选入的十种优秀短篇小说集，大抵可以反映这一历程。

明嘉靖中洪楹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是几种收刻宋元明初话本的著作中最早的一种，所录除个别篇章为明人所作外，大多为宋元话本的原始形态。天启年间冯梦龙的《古今小说》（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合称《三言》）代表了话本向拟话本发展的最初阶段，共收宋元明人话本一百二十种，而明人所作比重加多。冯氏或改定题目，删芟游词，修饰文字；或仅保留原作梗概，敷衍改写，性质已同创作。于是案头小说之形态，由话本中萌生。而短篇小说的大量刊行，亦由此开始。稍晚，崇祯间凌濛初受三言影响，先后刊刻《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因“宋元旧种，亦被搜括殆尽”，故“复取古今来杂碎事，可新听睹，佐谈谐者演而畅之”，得八十篇（按：一篇重复），从而变编改旧本为文人仿话本自行创作，所谓文人“拟话本”小说至此而确然成立。嗣后及于晚清近代小说崛起前，拟话本小说沿冯、凌二家开辟的道路蓬勃发展，且越益文人化，雅驯化，案头化。丛书

DM171/22

所收东鲁狂生的《醉醒石》、李渔的《十二楼》、《连城璧》，即为清代短篇白话小说集的代表作，虽然尚保留某些话本的外在特征（如有“入话”），但风格韵味已大异其趣。

伴随着白话短篇小说创作的隆兴，江河与泥沙俱下就不可避免，而篇帙的众多，又非一般读者所易购置，于是选家也就应运而生。明末墨憨斋主人编选的《今古奇观》是最早且最为著名的一种，它从“三言二拍”二百篇中去其污秽，取其淳美，得四十篇，约为一帙，深受读者欢迎。当“三言”、“二拍”湮没数百年之间，此书独独不胫而走，几至家喻户晓；而由于其选录标准之主于淳美，也对后来作者起了示范作用，促进了白话短篇小说文人化、雅驯化的进程。因此，丛书也予选入。虽与“三言”、“二拍”有所重复，但作为小说史上的一种重要现象，作为一种有独立存在价值的艺术品，相信仍会受到读者欢迎。

从古典白话短篇小说发生、发展的过程看，它一开始就有着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发生于话本而以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决定了它市民文学的主要属性；二是无论是早期宋元话本的创作者书会才人，还是冯、凌为代表的由正统文学转而致力于小说编写创作的中下层文人，都是层次不同的不得志的知识分子。转向小说，固然有其接近民众而对这一新兴的文学样式有所偏好的原因在，但很大程度上是在正统的仕进道路上失意后，借小说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手段。于是依违于市民阶层的道德观念、审美趣尚和传统道德及审美标准之间，便成了这群作者的主要心态。

明代市民阶层，虽不可避免地受到统治思想的制约，并因其与封建经济的割不断的联系而始终处于幼稚状态，但是作为一个以商业活动为存在依据的新兴的社会势力，在经济生活，尤其在思想意识上，却必然与当时日趋严苛的宋明理学及其所代表

的经济基础产生尖锐矛盾。比如理学讲究义利之辨，但离开了逐利，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理学讲究礼义大防，但商人生活的不稳定性，本身就先使家庭纽带松弛，社会关系变形，而日益积聚的财富要寻找消耗处，又往往导致人欲横流；理学讲究正心诚意，养气砺志而外邪不侵，倒是继承了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传统，但商业活动的祸福无常，又必然将市民推向对因果报应的进一步信仰；理学支持的自然是以乡绅为依托的官本位体制，而商业活动的本质却要求平等的竞争与公正的法制仲裁，等等。这些深刻的矛盾，市民阶层自然希望在属于自己的说话与小说之中得到反映。于是就形成了白话短篇小说中以城市生活与商业活动为主要背景，以城市细民为主要角色的家庭、爱情、商营、公案、报应等主要题材——旧题材在此获得了新含义，新题材也应运而生，市民阶层在这些题材中作出自己的价值、道德评判，而一归之于他们基于其经济生活的朦胧的乃至畸形的个性解放要求与理学“顺天理，灭人欲”的主导思想间错综复杂的冲突与调和。这样，就题材与倾向言，白话短篇小说，不同于长篇小说之起始于英雄崇拜，而结尾于对旧时代的哀歌与冷嘲，它始终以对里巷街坊“碎杂事”的敷衍为主要手段，来表达细民的哀乐悲欢。从这一点而言，白话短篇小说倒是与长篇中《金瓶梅》一系的作品，表现出类似的倾向。

在《三言》之前，“意存劝讽”的宗旨可说是认真贯彻的，所以有关政治、商务、伦理的作品不少，尽管爱情婚姻类的题材是大量的，但也带有明显的伦理道德倾向。至《二拍》虽较自觉地继承《三言》的传统，但色情和迷信成分及纯粹“新听睹，佐谈谐”的作品大量增加，多少表现出作者的失望或流于颓放。成书于清初的《醉醒石》，实以明季社会为主要背景，因果报应、神道教教占了上风，正表现了当时人们愈益感到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心

态；而稍后的《十二楼》与《连城璧》，多数铺叙爱情故事，精致玲珑，则似乎反映了作者在文网密布的清初社会，对敏感题材的规避。二者正是《二拍》预示的倾向的不同方向的发展。

诚然，白话短篇小说不像《三国》、《水浒》、《红楼》那样展开一幅幅雄伟或悲慨的历史画卷，然而因为短篇体裁的轻巧灵活，题材的切近生活，却也多方位地描绘出当时中国社会那新兴的一隅中种种真切的风俗民情，特别是那些据当时社会新闻加工而成的作品，更具有长篇小说所不可替代的资料价值。研究明清社会风俗的专家们对白话短篇小说的重视往往更甚于长篇，其道理亦在于此。

从艺术上看，在短篇小说文人化、案头化的进程中，文人的审美趣味促使短篇小说由浑朴粗糙向风雅精致演变。虽然“语近俚俗”，是它基本的语言风格，但从明人拟话本的用俗为雅、厚朴温润，到清人作品的化俗为奇，追求尖新，却是显见的不同时代特色；虽然“奇局”是它情节构成的必要因素，但从冯、凌之崇尚不奇而奇，凡中见奇，至李渔的刻意求奇，往往凌空结构，极尽曲折离奇之能事，也有着创作思想上的重大区别。也正因此，清代白话短篇小说篇制加大，有着向中篇发展的趋势。

以上所云，希望能为读者赏阅这套丛书，提供一些角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7

前 言

《醉醒石》是明末清初“拟话本”中较著名的一种。全书十五回，每回一个独立的短篇小说。除第六回“高才生傲世失原形，义气友念孤分半俸”是根据唐代传奇张读《宣室志》中的《李微传》改编，语言也文言成分较多外，都是讲明朝故事的白话小说。时代早起明太祖朝，晚到明神宗万历年间。其间明确点明在洪武年间的一篇，在成化年间的两篇，在嘉靖年间的三篇。这些故事，有的写成于明未亡时，如第九回“逞小忿毒谋双命，思淫占祸起一时”的开头，讲做坏事的人“事成总归奸盗诈伪，不成不免绞斩徙流”时，说了一句：“这正是太祖高皇帝《六论》中所禁：毋作非为。”这句话，自是明朝人的身份和口气。但是大多数故事完篇或定稿之日，当在入清以后。如第十二回“狂和尚妄思大宝，愚术士空设逆谋”，虽然写的是明宪宗成化年间事，但作者篇末却评论说：“这就是明朝太祖高皇帝所云‘各安生理，无作非为’也。”这显然已是清朝人的口气了。特别故事中明果和尚冒名“李子龙”，想做真命天子，术士黑山看他的命，说是：“若遇猴鸡凤凰交，是个大命。”“猴鸡”者，申、酉之年；能与“凤凰交”的，自然是龙。这句谶语，与李自成推翻明王朝建立大顺政权是在甲申、乙酉二年暗合。显然是入清以后的人，才能编出这个故事来。其他回还有“先朝”、“先朝嘉靖间”等用语，更分明是清人的措词了。从小说反映的时代，和小说写作的年代，可以推测作者是生于明、入于清的人。

本书作者，署名东鲁古狂生。但本书几个明代遗闻轶事，发生的地点，绝大部分是在江南。除第六回改编唐传奇的不算，其余十四篇，情节展开的主要地点在今江浙两省的有六篇，在今北京的有三篇，在今福建的有两篇，其余淮南一篇，江西一篇，湖北一篇。主要地点不在江浙，而事件牵涉到江浙的，就多了。如第一回的主要情节发生在江西，但主要人物姚一祥是松江上海人，小说对他游金陵有具体的描写。第九回，虽然地点在京师，但其中主要人物王四、王三是“越中人”，阮良是“金华人”，陈大姐一家也是“南方人”。从故事中对北京地名不称“胡同”而称“弄”来看，作者写京师却并不熟悉北京。相反，凡写到江浙一带的，作者对地理环境交代得非常清楚，似十分熟悉。如第十回写浦其仁做买卖，活动于平望、吴江、苏州、常州之间，叙苏州事写到阊门，叙船过吴江写到五龙港，单是道听涂说，不曾亲历其境，恐怕不能这样瞭然。第十三回，故事展开于金陵、嘉兴两地，叙嘉兴人事，写到携李和北门。可是再往南，作者的地理知识却又不够用了。如第二回写明朝初年罗源县有两个盘踞山头的强盗头子罗伯祥和王善，又写了一个连江巡检刘浚翦寇殉身。作者把这个故事统在“江西”这个大地域下，却不详罗源和连江都在福建。再往西，作者的区划建置概念也比较模糊了。如第十一回写魏推官任职“湖广江陵府”，其实明清皆置荆州府，治所在江陵，“江陵府”是唐宋旧名。至于“东鲁”，全书只在第八回写王勤从江南混到北京时说 he 路过山东，就提过这么一句，此外一无所及，更不必说对“地利人和”的具体描写。可见，这位“东鲁古狂生”对“东鲁”知之甚少，而对江浙两省却特别了解。根据这一点，可以推断“东鲁”者，只是“古狂生”的祖籍罢了，作者实际居住和活动的地域，似乎不会超出江浙一带。

这一点，从小说的语言也可得到印证。小说中的口语，时时流露出江浙一带的方言特征。戴不凡《小说闻见录》据第九回称

“弄”而不称“胡同”，第四回“常在衡、处等府采判木植”的“判”，第八回“他倒老虎头上来揉痒”的“揉”，都有浙西一带方言的特点，因而推测“宋朝南渡时，孔子后人有抱木主南渡一直定居在衢州的，号为‘南宗’。《醉醒石》的编者或许是孔氏南宗的后人”。这仅是个推测，未必就能遽尔论定，但作者笔下的方言特点却是不可掩盖的，除戴氏所举数例外，在全书还随处可掇。如第三回中“一径不来提起”的“一径”（一直）；第四回中“送你转去”的“转去”（回去）；第五回中“你们不消性急得”的“不消”（不须）；第八回中“个娘娘”的“个”（这），“会得吹会得唱”中的“会得”（会）；第九回中“讨你”的“讨”（娶）；第十三回中“苏秀才养不起，听他嫁”的“听”（任凭）等，都是江浙一带的方言词。还有一些熟语，如“鬼头关窍”，“老米饭捏不成团”，“寻死觅活”，“要上吊勒杀”等，地方色彩也很浓。特别表现在语法上，“料他做不事来”（第二回）、“冻死了也做不官成”（第十回），宾语都倒置嵌于补语之间；似乎更能为作者是什么地方的人提供线索和佐证了。

关于《醉醒石》书名由来，清初刻本有一“编者题辞”，其中说：

古今尽醉也，其谁为独醒者？若也独醒，世孰容之！……不醉而自谓能醒者，惟圣贤豪杰则然；非圣贤豪杰而自谓能醒，非好行小慧则懵无识知之妄人也，亦与於醉之甚者矣。李赞皇（唐代李德裕）之平泉庄，有醉醒石焉，醉甚而倚其上，其醉态立失。是编也，盖亦醒醉之石也。

话说得明白，人非圣贤，难免“醉”此“醉”彼，涉足于这种或那种误区；但只要“醉”而能“醒”，入误区而能出，便是幸事。以“醉醒石”为名书，正道破了作者借小说来醒世劝善的用心。

作者“古狂生”，为了宣示自己所主张的为人处世之道，在小说中一再搬出明太祖的的前述遗训，鼓吹天命有定，告诫人们要安分守己，所谓“只有读书守分，可以立身”（见第7回）；“为百姓的，要谨慎自守，各执艺业，保全身家”（见第12回）。为提倡妇人

忠贞节烈，宣扬“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就不惜笔墨渲染美化姚指挥妻妾舍命救孤祀（见第5回），而奚落改嫁妇莫氏（见第14回）。为戒人贪、淫，而有第七回吕主事五个儿子尽行败落的故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既着意教化，便每写议论。鲁迅先生就曾指出，《西湖二集》“好颂帝德，垂教训”，而《醉醒石》的“垂教诫，好评议，则尤甚于《西湖二集》”（《中国小说史略》）。确实《醉醒石》此病无可讳言。不过，“教诫”、“评议”，也未可一概抹煞。应该说，此书中的论议，空泛说教者并不很多，而不失具体的精彩深刻之笔却时有可见。第十一回《惟内惟货两存私，削禄削笔双结证》，是劝为官者保养廉心，不可枉法攫钱，草菅人命的。文中颇演了一番“明有人非，暗有鬼责”的神秘故事，而入话则是实实在在，鞭辟入里：“为农为商的，剋剥贪求，是有限量的。到了仕宦，打骂得人，驱使得人，势做得开，露了一点贪心，便有一千来承迎勾诱，不可底止。借名巧剥，加耗增征，削高堆，重纸赎。明里鞭敲得来固恶，暗中高下染指最凶。节礼，生辰礼，犀杯金爵、彩轴锦屏、古董古瓶、名帖名玩，他岂甘心馈遗，毕竟明送暗取。”这类论议，与故事相辅相成，发挥了拟活本的文体特点。对于读者深入了解当时社会及政治的真实面目，无疑是有价值的。

《醉醒石》作为明末清初白话短篇小说林中的一部代表作品，不仅因为它具有一定的规模，作品题材涉及比较广泛的社会内容，而且在写作艺术上，也有胜处。

作者对他笔下人物的取值，始终把握着善恶是非的秤衡。瑜则瑜，瑕则瑕，不作无根由的一好百好，一舜百舜。虽因自身思想观念的局限，时或偏颇，但是无论褒贬，都有特定环境氛围中的人物言行为基础。细节、对话、心理活动的描绘刻画，入情入理，大抵合乎人物本色。因此，书中的人物，一般让人感到可信。今举有关性格刻画一例以窥全貌。《假淑女忆夫失节，兽同袍冒

姓诨妻》一回中，在写秀才钱岩的妻子冯淑娘与人私奔后，有这样一幅画面：

钱岩一时没了主意，问众邻舍道：‘列位高邻，你道这女人还有个来的日子么？’众人笑道：‘读书人说出来的，都是古板话。他若肯来，不如不去了。’钱秀才道：‘借重那一位做个证见，等我趁早当官去告张状子。’众人也有说告一张状的是；若不告，恐怕冯家倒有话说。也有说，秀才们不见了妻子，有何面目还好去告状，只出张招子罢。也有说，出招子也不像样，只好暗暗的访个下落再处。钱秀才见众人说话不一，回道：‘据众位意思，论将起来，还是出张招子为是。’登时写张招子起来。

着墨不多，即把钱秀才的迂儒性格，呆头呆脑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作者的思想，明显受着宗法礼教观念的拘束，但他也并不故作卫道君子，不失人情味。因此，也通过情节处理塑造了几位感人的妇女形象。如第三回里的冯淑娘，作者没有宽恕她“轻意信人哄骗，失了身，又出了丑”，但谴责的锋芒主要是指向那使她蒙骗遭辱的人。在情节安排上，也心存厚道，最终还是让她与心上人做了二十年恩爱夫妻。又如第十三回中的主人公穆琼琼，是个被迫沦落的风尘女子。作者以饱含同情的笔墨，描写了她的不幸遭遇，突出了她为获得正常人生活权利而挣扎努力的不屈精神。这些，都是比较成功的。

此外，语言简洁明畅，较少同类作品中那种文人掉书袋的现象，也是本书的一个特色。

如上举述，《醉醒石》是一部瑕瑜并见的作品，在白话短篇小说创作史上自有一席之地。

本书据诵芬室刊本重新标校排印。

秋 谷

一九九二年三月

目 录

出版说明	1
前 言	1
第 一 回 救穷途名显当官 申冤狱庆流奕世	1
第 二 回 恃孤忠乘危血战 仗侠孝结友除凶	9
第 三 回 假淑女忆夫失节 兽同袍冒姓诬妻	17
第 四 回 秉松筠烈女流芳 图丽质痴儿受祸	27
第 五 回 矢热血世勋报国 全孤祀烈妇捐躯	35
第 六 回 高才生傲世失原形 义气友念孤分半俸	44
第 七 回 失燕翼作法于贪 堕箕裘不肖惟后	53
第 八 回 假虎威古玩流殃 奋鹰击书生仗义	62
第 九 回 逼小忿毒谋双命 思淫占祸起一时	73
第 十 回 济穷途侠士捐金 重报施贤绅取义	81

第十一回	惟内惟货两存私 削禄削年双结证	92
第十二回	狂和尚妄思大宝 愚术士空设逆谋	100
第十三回	穆琼姐错认有情郎 董文甫枉做负恩鬼	109
第十四回	等不得重新羞墓 穷不了连掇巍科	120
第十五回	王锦衣衅起园亭 谢夫人智屈权贵	130

第一回 救穷途名显当官 申冤狱庆流奕世

《画堂春》：

从来惟善感天知，况是理枉扶危。人神相敬依，逸豫无期。

积书未必能读，积金未必能肥，不如积德与孙枝，富贵何疑。

《易传》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此言祸福惟人自召，非天之有私厚薄也。然积善莫大于阴，积不善亦莫大于阴。故阴鹭之庆最长，阴毒之报最酷。至于刑狱一事，关系尤重。存心平恕，则死者可生；用意刻深，则生者立死。况受赋馱法，故意陷人，人命至重，何可以供我喜怒，恣我鱼肉也！古语有云：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回。士大夫事权在握，而不辨雪冤狱，矜恤无辜，不深负上天好生之心乎？

汉之时，有于公者，为狱吏，持法公平，能明孝妇之冤。尝自高大其门道，“吾子孙必有显者。”后子定国，果为廷尉，如其言。唐之时，有何比干者，与徐有功、来俊臣、侯思止同为刑官。比干宽恕，多所平反。时人为之语道：“遇来、侯必死，过徐、何必生。”一日，有老嫗过其门，持筹九十余枚，与比干道：“君有阴德，子孙为公卿郡守，佩印绶者，当如此筹。”后果累世通显。宋之时，有张庆者，为狱官，扫除狱舍，必使洁净；饮食狱囚，不至饥寒；有病者，医药之无少缺。虽未能申冤理枉，而子孙亦登科第之报。至若周兴、吉頊之徒，钳网为号，罗织成经，倾陷平民，流毒缙绅，终至身首异处，妻子宗族并受斩戮，其视善人之报为何如哉！因缀俚言，聊以志感：

丹笔无轻下，苍黔系死生。

稍忘矜恤意，便就鼎铛烹。

所贵宽仁吏，奉法持公平。

不望桃生棣，奚堪鬼泣庭。

皇帝犹清问，廷评可恣情？

扫墓近屠伯，索瓮请周兴。

何如于定国，高门世所荣。

报施应不爽，敢用告司刑。

已前所说，还是事权在己，出入由心，即能雪冤申枉，犹非难事。今且说一个官卑职小，既无事权，又不爱钱沽誉，乃能明冤枉，出系囚，岂不是个极难的事么？

嘉靖年间，有一人姓姚名一祥，乃松江上海县人。少而无父，家事亦饶裕，为人倜傥不羁，轻财尚义。曾习举子业，能诗文，考几次童生，时数不遇，不得入学，乡里之间，未免有消笑他的光景，他亦怡然受之，不在心上。但其母守寡育孤，一心指望他以功名显。乃收拾家中积蓄的东西，约有四五百金，教他往南京纳监。

一祥奉母之命，别了妻子，带了两个仆人，即便起程。南京古称金陵，又号秣陵，龙蟠虎踞，帝王一大都会。自东晋渡江以来，宋、齐、梁、陈，皆建都于此。其后又有南唐李璟、李煜建都，故其壮丽繁华，为东南之冠。王介甫《金陵怀古》词可证：

《桂枝香》：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潇洒澄江如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露起，画图难足。念自昔豪华竞逐，恨门外楼头，悲欢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尚唱，《后庭》遗曲。

及至明朝太祖皇帝，更恢拓区宇，建立宫殿，百府千衙，三衙九陌。奇技淫巧之物，衣冠礼乐之流，艳妓蛮童，九流术士，无不云屯鳞集。真是说不尽的繁华，享不穷的快乐。虽迁都北京，未免宫殿倾颓，然而山川如故，景物犹昨，自与别省郡邑不同。

一祥行至城中，悦目赏心。心下自付道：“起文纳监，便要坐监，不得快意游玩，不如寻个下处游玩几日，再作区处。”遂同二仆到秦淮河桃叶渡口，寻了一所河房住下。南京下处，河房最贵，亦最精。西首便是贡院，对河便是衙子。故此风流杭爽之士，情愿多出银子租他。

一祥歇息了一日，次日便出游玩，一连耍子了两三日，忽然过了武功坊，蹠过了桥，步到衙子里去，但见：

红楼疑岫，翠馆凌云。曲槛雕栏，植无数奇花异卉；幽房邃室，列几般宝瑟瑶笙。呕哑之声绕梁，氤氲之气扑鼻。玉姿花貌，人人是洞府仙姝；书案诗筒，个个像文林学士。不愁明月尽，原名不夜之天；剩有粉香来，夙号迷魂之地。做不尽风流榜样，赚多少年少英才。

一样向来无有宿娼之意，但一入其门，见此光景，也觉有些心动。况衙子里的旧话道：只怕你乖而不来，不怕你来而使乖。故此再没有阔寡门的。便极吝啬，也须歇几夜，破费数十金，方得出门。又且有一班帮闲子弟撺掇起来，冷凑趣，热奉承，纵有老成识见，一时也难白走出来。一样又是风流洒落，不惜钱财的，一时间便看上了两个妮子，大扯手作用将起来。那有一个不奉承他？过了几日，竟叫仆人把行李都搬到衙中住了。衙中，凡嫖客的管家，却有粗使的梅香来陪睡的。故此两仆人，也落得快活，把正经事不提起了。

姚君把争名夺利之心，变作惜玉怜香之意。这些纳监肥资，都做缠头花费。不多时，也自消耗了一半。算来纳监不成，不如纵心行乐。况有帮闲之人，日夜和哄，吹弹歌舞，六博投壶，不由不醉卧其中，撒漫使用。囊中之物，看看消索了。

一日，帮闲辈请他到雨花台游赏。左娇右艳，丝竹满前，假意儿趋承热络，实欲罄竭资粮，打发婬子上路也。看官，你道这个所在，可是轻易去得的？这伙人可是相与得的？姚君不察，尚然痛饮高歌，又复援笔题诗，以志其乐。诗曰：

昔日谈经处，今为游冶原。

莫愁曾系艇，灵运亦停轡。

分练澄江色，飞青木末轩。

从来佳丽地，得意肯忘言？

题毕，众人齐声称赞道：“如此高才，那怕龙门万丈！”个个把酒预贺。

大家正吃得热闹，忽然一人，敝巾破衣，形容憔悴，殆无人色，贸贸而来，望姚君施礼求乞。姚意是个丐者，亦不在意，叫仆从以酒食与之。其人酒亦不饮，食亦不吃，对姚君道：“某乃河南秀才，途中被劫，资尽身伤，不能返乡，故求济助资粮为行李费耳。岂为酒食小事！”两个帮闲的，便接口道：“姚相公，不要睬他。我们这里，这样人甚多，却都是假说被难，骗人财物。那